

我是故乡放出的风筝

唐燕登

回乡过春节的表兄发来视频，告诉我故乡的老宅四周野草疯长，灌木丛生，其中的一株梓树靠着墙根生长，那盛开的枝叶在风雨中肆意肆虐，已经将屋顶的瓦片扫落了不少。远远望去，那掉落瓦片参差不齐的屋檐如掉渣牙齿的老人的豁嘴，又如电锯的锯齿一般，实在难看极了！而兄长最担心的是屋顶是否已经漏雨，准备进去一探究竟，可惜铁将军把门了！

播放着视频，往昔淹没于那荒烟蔓草间的欢声笑语顿时在我耳畔回响，一种物是人非的伤感不觉涌上心头。

表兄是个热心人，与我住在同一个村子，儿时光腚子一起玩大，与我感情深厚，或许爱屋及乌的缘故罢，他每每回乡过春节，总不忘记去我家老宅四周看看，倒是我似乎已经将老宅忘却了！兄长发来的视频让我猛然醒悟，原来我已经多年没回家了，准确地说，是我已经多年没踏入家门了！母亲去世后，家已不成家，老宅人去屋空，兄弟姐妹们天各一方，清明冬至，每每回乡祭祀之余，考虑到老宅里已经停水断电，我们总是匆匆地来，匆匆地回，没有踏入家门半步，匆忙之中，有时只得站在“对面山”上向老宅作深情眺望，没承想，几年时间，老宅就已经被野草和老鼠霸占

了！而我最担心的是，长此以往，不出几年，老宅将不复存在。念及于此，脑海中突然闪现出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来，想着想着，不觉悲从中来。

显然，父母的陵寝是在故乡的唯一念想，当年兄弟姐妹们一同生活过的老宅是在故乡的名片和身份证。只要老宅不倒，故乡的家就在，只要老宅还在，我依然是故乡的人！

故乡，一个永远也无法道尽的话题，缠绵着游子们多少眷念啊！在春季即将来临之际，遥望着远处孩童们常常放风筝的山坡，一时间，我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只风筝，这风筝啊，从故乡乡杆飞出，飞过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校园直至后来进了城，飞得越来越高，离家越来越远。父母在世时，无论风筝飞得再高离得再远，线头始终在父母手中攥着。将来退休后，我或许还会去更远的地方生活，此时攥住这线头的是父母的陵寝还是故乡的老宅？这风筝会不会断线？

于是，我决定以后清明期间常回父母坟头祭扫，于是我决定马上托人帮着砍去老屋四周的野草和灌木！

可惜如今的老家已经人烟稀少，留下来的尽是老弱妇孺，有力气砍去这样的灌木者已经寥寥无几，况且如今的老家人都已经用液化气做饭，木柴已经没人感兴趣了！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，表兄又发来视频，劝我莫急，原来他已经将那些灌木砍伐殆尽了！真正的亲戚不如近邻啊！我的耳畔顿时响起《好人多》这悠扬的旋律来：冰封大地时，太阳最暖和。雪中送炭炭，化作一团火……不觉暗自思忖：我是故乡放出的风筝，无论我飞得再高离得再远，维持这风筝永不断线的或许还有这淳朴的乡情吧！

春天里的家乡

徐成果

阳春三月，春意盎然，鸟语花香，我与家人轻车简从，来到我的家乡庐江罗河台新。美丽的家乡春风送暖，草长莺飞，柳暗花明，到处给人一种醉美之感。

曾记得，小时候一到春天，我与村里的小伙伴一道踏青，总觉得家乡的风似从天边而来，越过山野，吹拂田间，吹绿群山峻岭，连绵的群山泛出一层层养眼的嫩绿。这种嫩绿不仅显示生机，而且更撩动人的春心。池塘边，村庄里，小桥流水旁，温情脉脉，风情万种，碧波荡漾，树影婆娑。

春天是一个美妙的季节，当它到来时，大地开始变得更加柔软，美丽的家乡处处是景，各种花儿交替有致地绽放，仿佛把家乡绘成一幅巨大的五彩斑斓的画卷。杏花是探春的使者，此次回乡正值杏花盛开之时。我们村里每家都喜欢在房前栽种杏树，你看那杏树枝上的杏花静静地开着，开得苍若，开得怡然。一朵朵小巧玲珑的粉红色杏花缀满了枝头，以它们那妩媚的风姿和天然的娇美，给春天增添了无限色彩和神韵。你看它也好，不看也罢，它们依旧在村庄里灿烂一片。杏花不像牡丹那样妖艳，也不像梅花那样傲骨，但它们有一种清雅的香，含蓄的情。杏花的香不如茉莉那样出香，也不像玫瑰那样浓郁，它们有一种淡淡的清香，一种清新的气息，一颗清澈的心灵。杏花的香气很难让人捕捉，只有在静静的时候，才感受领悟到它们的存在。

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我猜想，孟浩然诗中所写的应该是杏花。在春天里，细雨轻轻柔柔，即使沾到衣服上，也让人感觉不到潮湿。杏花和细雨，好比杨柳与春风，是最好的“搭档”，最完美地结合，形成的“杏花雨”，也最有诗意。杏花在静静的烟雨中，愈发显得明媚浓烈，即使是春寒料峭，让人感到的是暖意阵阵，情意浓浓。

当杏花快谢的时候，会把春天到来的喜报交给了一个春的使者桃花来传播。我们回乡的时候，分布在村庄屋前宅后和田埂地头的桃花正含苞待放。一棵棵深红色的桃树枝干长满了岁月的裂痕，仿佛是从古老的年代走来，讲述昨天和今天。一树树桃花别有风韵，宛如成熟的人间女子，面色红润，丰腴娇媚。桃花一开，墨香四溢，时而有蜜蜂在桃花上飞来飞去。桃树枝直压下来，避开斜着长，每一次与狂风暴雨的对抗，却在枝桠上结了疙疙瘩瘩的疤。鲜艳的桃花无私无畏，就像人生，在平凡奋斗中写满了倔强，毫不犹豫地把美丽留给人间，留给大自

然，留给了文人墨客的诗句“流水当年怀往事，桃花依旧笑东风”。

油菜花开，也是我们家乡最大的花事。从低矮的洼地到高高的山坡，从贫瘠的旱地到肥沃的水田，一片片油菜花竞相绽放，与远山近水、村落交相辉映，似一幅次第展开的画卷，又似一曲深情舒缓的歌谣。走进油菜地，你会发现油菜花真正的秀美，它的身杆高挑，那种原始的黄色，别样的美丽迷人。油菜丛中还有一个个小精灵一蜜蜂，它们“嗡嗡”地哼着小调，在花丛中一遍一遍地采蜜，优美的舞姿，娴熟的技艺，足以让人在春风里沉醉。

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”。古时候诗人只用十几个字描写，就给我们呈现出一幅美到极致的大自然风景画。多彩的蝴蝶，勤劳的蜜蜂，各种说不出会飞的小昆虫，被牢牢地锁住在那一片又一片的金黄色的花上翩翩起舞。遇到油菜花的时候，是一种人生的浪漫，灿烂的油莱花不仅是视觉的盛宴，更是丰收的希望。油菜花的花语是加油、鼓励和无私奉献，寓意着收获、生命和无限的力量。每当油菜花盛开时，有不少城市里的人前来乡间观赏，正是“诗人观景在新春，柳绿花开引众人。成片花海似云锦，出门俱是看花人。”他们走进田间地头，忍不住触摸一朵油菜花，躬身嗅着阳光下淡淡的花香，在花香里忘记时光，忘记尘世里的劳碌与烦恼。

当金色的油菜花在盛开的时候，迫不及待登场的就是各种野花和杜鹃。我们村周围尽是群山，漫山遍野有各种各样品种的杜鹃，尤其是大山头和对面山上的杜鹃最多。杜鹃花又叫映山红，在暖阳中争相开放，格外耀眼。它点缀着山体，这里一丛，那里一片，随着春风的旋律翩翩起舞，婀娜多姿，人们称它为“花中西施”。漫山的映山红，把乡民们的心开得春心荡漾，有粉色的、玫瑰红的、白的、大红的，千姿百态，姹紫嫣红。有的红艳似火，苗壮挺拔；有的洁白素雅，别有风骨。一树树的花团锦簇，一团团的火样人生。杜鹃花花期长，能够从三月一直开到五月，五彩缤纷地将山野铺满。

春天里的家乡就是美。我在想，春天不仅是季节的希望，也是人生的希望。征途漫漫，惟有奋斗，心系美好，才能运筹幸福。勤劳创业和外出打工的人们早早踏上了新的征途，大好春光里到处留下劳动者忙碌的身影，他们正热火朝天地耕耘着这个春天，收获着这个春天。



我曾多次前去铜陵有色展示馆参观学习，每次走进展示馆都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感悟，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三样东西：一本设计说明书、箩筐精神和“火海夺铜”场景再现。这三样东西成为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影像，以至成为我的一种有情情结。

一本设计说明书

《放炮夺高产，埋葬帝修反》这个题目深深地吸引了我，让我驻足良久。

这是一本1970年的铜官山铜矿笔山矿柱爆破设计说明书。说明书的开头这样写着：“在伟大领袖毛主席‘备战备荒为人民’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，胸怀‘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’铜官山铜矿工人阶级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……高举‘鞍钢宪法’大旗，牢记毛主席‘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’的伟大教导，发扬‘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’的革命精神……”读完这样的开头，我颇有感触。我们现在生活在和平年代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主，在当下的爆破设计说明书里再也看不到这样的话语了。但是，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封锁，中美贸易战持续了数年之久。这就充分说明了没有纯粹的经济，也没有纯粹的政治。政治必须统领经济，经济必须服务于政治。这就是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，因此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个爆破设计说明书的前言放在现在也不过时。

由此，我联想到：经常听说党建和业务存在“两张皮”的现象，其实不然。我们所有的业务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，党是领导一切的，党建工作是统领业务工作的。党建为业务

工作提供指导、提供监督、提供保障，业务工作为党建提供实践、提供路径、提供抓手。只谈党建不搞业务，就是没有看到本质；只谈业务不抓党建，就会迷失方向。

箩筐精神

“脚穿草鞋推矿车，手抓馍馍送嘴边，竹编箩筐装矿石，人力绞车往上提。”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，铜官山铜矿建设者们的真实写照。那时的新中国没有一块国产铜，于是国家决定通

走进铜陵有色展示馆

林积才

过技术人员调配、大学生分配、全国招工，从全国各地来到这片江南丘陵支援建设。

1950年5月，一支12人的建矿先遣队到达了铜官山矿区，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历程。那时的铜官山，满目疮痍，连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。但是，这一切没有吓倒广大建设者们，他们一切从头开始，为了追赶工期，干部职工都住在自己搭起的茅屋里。芦苇遍地，杂草丛生，脚下没有一条完整的道路，只得自己动手筑路；工作中也没有什么机械设备，一切建设靠肩扛手搬，大锹、钢钎、大锤和竹杠子是他们的劳动工具，工作服、劳保品更无从谈起。

夏日里，他们头顶炎炎烈日，劳作在野外，汗水湿透了衣衫，全然不顾。晚上，昏天黑地，蚊虫如雾，搅得人难以入睡，只得用茅草熏。冬日，北风呼啸，滴水成冰，不少人的手脚都冻得开裂了，浑然不觉，他们不畏难，不怕苦，以顽强的创业精神，全身心地奔忙在工地上，广大建设者们激情似火，仿佛有使不完

的劲，昼夜奋战在工地上，拼命地和时间赛跑。他们觉得，能成为新中国铜工业的开拓者，感到无上快乐和光荣。

正是由于矿山的开拓者们凭着一腔热血，风餐露宿，筚路蓝缕，不等不靠，艰苦创业，用箩筐运矿，凭手挑肩挑，一个新的矿山迅速崛起。1952年6月，新中国第一车铜矿石从这升起并，由此而诞生的“箩筐精神”也成了铜陵有色文化的根和魂，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铜陵有色人。秉承着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、敢打硬仗、无私奉献的“箩筐精神”，铜陵有色实现了从无到有、从有到优、从优到强。2019年铜陵有色首次进入世界500强位列461位，2023年位列世界500强第436位，铜陵有色集团连续5年上榜。

火海夺铜

松树山矿区是铜官山铜矿矿区之一，属于高硫矿床，平均含硫13.4%，局部高达38.3%—46.7%，松树山一队就是在这“局部”地区。矿石中的硫与空气中的氧产生化学反应生成二氧化硫，释放出大量的热量，导致采场缺氧、高温、粉尘浓度大。1954年开采，因采场频发火灾，1956年“火区禁采”。1963年又向“火区”宣战，这就是著名的“火海夺铜”。

在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年代，用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的精神作支撑，有条件要上，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人在40多摄氏度的采场里，边打眼边往身上浇水，水溅到矿石上发出“滋滋”的声音，有的矿石出现明火，能点着香烟。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，没有一人退

缩，没有一人叫苦，那场景如同电影里的镜头：突击队员排在巷口，先进入采场的矿工，用水把衣淋湿，扛着钻机冲进去，咬着牙，憋着劲奋力打钻。胸口越来越闷，钻机越来越沉，到后来，眼冒金花，昏昏沉沉，钻机还在呼啸掘进。前面的人撤下来，后面的人顶上去，5分钟就换一个人，循环打钻。医生护士抬着担架等在旁边，遇到危险就地抢救。有的矿工从昏迷中苏醒，喝口水，又冲了上去……

邵世礼人称矿山“铁人”，在“火区”只哪里有困难那肯定是“铁人”上。因工伤导致左脚残疾仍坚持在井下支柱和打眼。打眼工童忠杰在松树山负25米至负65米中段的一个月掘进大会战中，双手的虎口韧带拉断了，为了完成任务，他把医生开的病假条放在口袋里，又悄悄地井下坚持打眼，不下火线。当一个1米2200米掘进任务超额完成时，工会主席叶开明发现已经有两个月没回家了。那时的领导真是身先士卒，白天工作，晚上带班，“火区”放火炮，机关人员要下井运送炸药，从来没有星期天。在松树一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周六的大夜班一般都不是党支部书记或工会主席的，周日他们还要走家串户进行家访。全队四五百户职工家，谁家有人红白喜事，谁家有人生病，谁家有困难，区领导都一清二楚，并设法解决……1963年至1981年，松树一队共出矿近300万吨，特别是在1963年至1965年两年间出矿17万吨，日产量达到400至500吨，创历史新高。

在“火海夺铜”场景再现前，我想起了当年采访叶尚初时，他的娓娓话语。我曾经为了写“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”，多次去他家采访。如今斯人已去，每次走进铜陵有色展示馆，在劳模厅向手握钻机的雕塑前，我都会久久凝视……



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

——电视连续剧《狗剩快跑》真情实感吸引观众

殷修武



年逾八旬的笔者有好几年没看过电视连续剧了，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，欣赏水平下降了，有些剧中内容吸引不了我，索性就不看了。但自今年元月25日起，在央视8套播出的24集电视连续剧《狗剩快跑》却深深地吸引了我。

这部电视剧以黑色幽默方式描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原大地上位“穷二代”村民狗剩，从一个“愣头青”如何逐渐成为参军抗战、保家卫国的新四军战士。全剧用独特的创作视角，轻喜剧风格展现小人物狗剩的觉醒之旅，加之方言的巧妙运用，使这部抗战题材剧成为近期播出剧中的热点，引发观众们的关注和热议、点赞。

《狗剩快跑》讲述了草根青年狗剩为了小家理想去当兵，在经历洗礼后逐渐觉醒，蜕变成成长为真正的新四军战士的传奇故事。该剧从小人物觉醒之旅的创作视角和拍摄手段，让观众产

生共情。剧中，主演蒋龙饰演的狗剩，最初参军的动机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、盖房子、娶媳妇，而进入军营后，他却经历了一系列刺激、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练，并与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结成革命战友，找到了真正的人生方向。狗剩在战争环境中遭受的许多坎坷，是贯穿全剧的主线故事。他从起初“先成家后立业”的固有观念逐渐蜕变成成长，认识到“没有国，哪有家”，历经磨难摆脱“小我”，完成了人生的跨越。在这个草根逆袭的故事中，黑色幽默成为剧中的一大看点。编剧李海江为狗剩安排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，剧中还有一大群鲜活的人物形象，他们有的憨态可掬，有的聪明机智，有的让人忍俊不禁，这些情节的设置又切合人物的特性和情理，让观众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的真情实感。

总之，《狗剩快跑》中在讲述小人物的家长里短时，方言的运用可以说是个制胜的密码，不仅让这个虚构的故事大有增色，也使得剧情更加生动、真实，让人看后回味无穷！



游农林四季皆宜。隆冬时节山舞银蛇，既可踏雪寻梅，又可围炉看雪；秋来瓜熟果实，心脾俱香，大

可一饱口腹之欲，盛夏翠樾蔽天，槐荫曲径，正好纳凉消暑；春深花发，这又是红裙绿衣争奇斗艳的舞台。若论赏景，还是初春最佳。这时的农林村，一副素颜村姑模样，透着一份无雕无饰的纯真、纯净与纯美。

古人所谓踏青，有着迎春、接春的意思，大抵也是在初春时节。三月初的一个周末，家住农林村的朋友说樱花绚烂了双眸，他不敢独享，相邀踏青，一群人说去就去。

“温度6度，湿度73度，负氧离子782个/m³。”村口电子欢迎牌上这些数据，实证了我们这座城市后花园有着“天然氧吧”之称所言不虚。不由自主地来个深呼吸，春意便灌满了胸腔。步道在田舍间蜿蜒，闲适的步态开始还能踏上谈笑的节奏，不消片刻，紧凑的一群人，便被油菜花白玉兰紫玉兰扯得七零八落。这也难怪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春色。一条红地毯铺进村中的曲巷，迎亲的队伍还没进村，几个坐在竹椅上的老人，已经笑得合不拢嘴，春光填满他们脸上的沟沟壑壑。

出门的时候，天空灰蒙蒙的。九点不到，阳光调皮地逗引前来采野菜、徒步的人脱下厚厚的外套，春衫单袖，沐浴春风，一切都是那么应景。弯道上，一位年轻的母亲席地而坐，身边两个女孩和一辆粉色的自行车。约莫三四岁的女孩在学跳绳，绳子在半空中如一道涟漪，落下来，常常绊住了脚，脚腕支在路面，双手托着下巴，面前是打开的课本。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”女孩脆生生的嗓音才亮起来，近旁柳林里的一只戴胜就飞了起来，“呀”的一声，拖着一尺长的花尾巴飞远了。母亲抱着双膝，看看大女儿，又看看小女儿，幸福在脸上荡起了酡红。我慢慢地流连，细细地欣赏，彻底落了单。

公路是弦，步道宛如小女孩扬起的涟漪，中间圈着大大小小。我站在涟漪的一个点上，面前一片空寥。抛荒的田地，只有羊群在里面撒欢。远山近岭，还是一片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苍莽，宛如一幅铁线描。远观不觉生意满，须逼近了看或许更出意味。这样想着，脚步便拐上了绿草镶边的田埂。一方池塘，树桩作岸，或宽或窄或高或低的塘埂上，铺着细碎的白石子，别无他物，很有日本枯山水的味道。走在上面有踏雪的碎玉感。水边春草

萋萋，她们一丛一丛簇挨着，生怕风吹皱了一池春水。枯黄的芦苇，低着头立在水中，一副顾影自怜的样子。

从步道下来，已属不走走寻常路，我要将这份旁逸斜出进行到底。踩着一个个犁开了的土块，溅起淡淡的泥土气息。这让我很是受用，甚至幻想着自己就是一头撒欢的羊儿。鞋子踢到一个硬物，是一块陶片。之前我在这里拾到一个“吉”字碗底，白瓷的。我饶有兴致地在田间找寻起来，希望还有惊喜。不多工夫，手中的陶片已不堪盈握。正巧地头有条小溪，我开始清洗这些陶片。水从植被茂密的山上下来的，脉脉地，没有一丝声响。掬水入手，清清凉凉，仿佛能沁进人的肌肤。突然，呱一呱呱，一声，两声，最后连成一片。是蛙鸣！当时我是惊叫了一声的。蛙鸣戛然而止。静了一会，呱呱声相互应和。我不再言语，也停止了清洗，一屁股坐在了田埂上。

这块地也是旱地，得山水滋润，泥土呈现肥沃的黝黑，田埂里还长出绿茸茸的藻类，应该是经过一冬的浸泡。这时我发现了蝌蚪，极小，比豌豆还小一号。如果不是摆动的尾巴，谁也不会注意。这些小小的精灵，或摇头摆尾，或附着在水藻上，日光下澈，皆若空游无所依。颇有《小石潭记》的意境。

青蛙、蝌蚪早些年常见的，蛙鸣从初春一直听到深秋。近二三十年，青蛙难得一见，更遑论蛙鸣。顺着时间轴回溯，蛙鸣是极富诗意的。齐白石老人曾根据清代诗人查慎行的诗句作了一幅画——“蛙声十里出山泉”。“蝌蚪四五，随水摇曳，无蛙而蛙声可想矣。”至于辛弃疾的名句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则是对丰收最好的诠释。当然，也有不解风情的。宋代大书画家米芾任无为军守时，在书斋前凿池养荷。夏夜来公读书，池内蛙声聒耳，遂取砚一方，上书“止”字投之，自是蛙不复鸣。“投砚止蛙”也只有“米颠”能做得出来。不过，这也可见彼时蛙鸣之盛……

蛙鸣似春曲，我听得如痴如醉。朋友电话频催，离开很是依依不舍。这次踏青农林收获不小，不仅是陶片，还有一个响亮的春天。

初春农林听蛙鸣

沈成武